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杜騙新書 第十八類 婦人騙

### 哄嬌成奸騙油客

兩妯娌並坐，適有賣油者過。嬌石氏曰：「家下要油用，奈無銀可買。」姆左氏曰：「先秤油來，約後還銀未遲。」石氏叫人買油，秤定二斤矣。曰：「男人未在家，過兩日來接銀。」後兩日，賣油者來。嬌曰：「無銀何以處？」姆曰：「再約三日。」嬌以此言退之去。

又三日，嬌曰：「你教我先秤油，今竟無銀，你討些借我還。」姆曰：「你肯依我教，還他何難？」嬌曰：「我凡事常依你，把甚物還？」姆曰：「我看賣油後生俊俏，你青年美貌，和他相好一次，油何消還？」嬌曰：「恐你後日說。」姆曰：「是我教你，怎敢說，我避在房中，你自去為之。」

少頃，賣油者到，石氏思無計可退，強作笑臉出迎，曰：「兩次約你接銀，奈無可措辦，不如把我還你罷。」賣油者一見其眉開眼笑，亦起淫心曰：「你家內有人，莫非哄我？」石氏曰：「丈夫去耕田，伯姆在鄰家績麻，因無人。故與你耍言。」賣油者放心。與入房去。

左氏聽已控房門，即密出。將兩半簍油傾起，把兩半簍水注之，再到房門密聽。嬌曰：「完了起去。」賣油者曰：「與我停停。」左氏手持麻筐，跳身出大門外，故揚言曰：「今日尚未午，何耕田的回了？」賣油者聞人言，忙出挑油，恰相遇於門外。左氏問曰：「嬌嬌油還你否？」賣油者連應曰：「還了！還了！」即挑過一村賣。

左氏知其必再來，站在大門候。近午，賣油者向前，左氏曰：「你尚在此，我嬌嬌的弟挑桶來打嘍，見油一擔在宅，家並無入，只嬌房有人笑話，疑與賣油人有奸，將油傾在桶去，把半簍水注滿，歸報其母，母子巡來拿奸。及來時，挑油的已去，正在此猜疑，若知你在此，必拿你作對。」賣油者便行。左氏扯住曰：「我報你知，你須謝我。」賣油者曰：「明日寄兩斤油與你。」

過數日，果寄油來。姆又變說持與嬌曰：「前日我在門站，賣油者復從門前過。我故耍之曰：『嬌嬌說油銀未還，你適問。慌忙說還了。必有緣故，我在此等報叔叔。』賣油者心虛，許我兩斤油，今果寄來。此是你換來的，須當補你。」嬌曰：「似此半時光景，也得四斤油用，多謝指教。」姆曰：「你若依我，更有別享用處。」

少頃，有人叫賣肉，姆、嬌二人叫入，各秤二斤，吩咐再來接銀。三日，屠子來接，伯姆秤銀七分還之。嬌的再約兩日。至期屠子來。伯姆曰：「你依前日套子還他。我方便入房內去。」石氏出，笑對屠子曰：「借你肉無銀可還，今日無人在家，不如把我肉還你。」屠子見其美貌，嬉嬉笑曰：「我只要你腰間些些肉。」石氏曰：「全身都許你，何惜些些。」屠子摟抱入房幹事。

伯姆潛出，把一擔肉都搬入訖，默坐在肉籬邊。屠子與石氏，歡罷而出，問曰：「我肉在那裡去？」左氏曰：「叔叔挑與里老去了。」屠子曰：「何得偷我肉？」左氏曰：「你好大膽，叔叔歸，見肉擔在此，入房來門又閉住，只聞你兩人，嘻嘻笑話。知是你奸他妻，叫我看守房門，我不好聽你動靜，故坐在此。你且略坐，停會偷肉的便來了。」屠子挑起空籬便走。左氏扯住曰：「把一肉刀與我做當頭。」屠子曰：「托你方便，明日送兩斤肉與你。」左氏放手，屠子飛步奔去。

嬌埋怨曰：「都是你教我幹此事。今丈夫知道，怎麼是好。」姆曰：「你不該把師父攤出來，只要你肯食肉，此事何難遮蓋？」嬌曰：「有甚計策，快說來。」姆入房，拖一腿肉出，又入拖一腿曰：「你食肉乎？你報丈夫乎？」嬌曰：「你偷肉不該驚死我。」姆曰：「我驚那人，不驚他去，怎得他肉。」

兩妯娌將肉煮來，把酒對吃。嬌曰：「真是一日不識羞，三日吃飽飯。」姆曰：「不是如此說。是半時得快活，一月吃酒肉。」二人呵呵飽吃一頓，餘者煙乾後食。後數日，屠子經過，左氏出，支肉二斤，屠子速行。左氏曰：「虧我嬌娘前日被一頓粗打，也該送二斤與他。」屠子將一片丟來曰：「托你轉上，我不得暇。」左氏手提兩弔肉，入對嬌娘說知。又將來作樂。嬌曰：「我會養漢，不如你會光棍。」以後好門一開。不可勝記。

按：石嬌不過呆婦人，左姆乃狡猾巧婦。若是男子當為大棍，遇此巧婦，愚者何不落其圈套。故不惟男子當擇交，婦人尤當與貞良女相伴也。

### 爬灰復騙奸姻母

鄉間有一股實村老，穀豆滿倉，雞鴨成群，只極是村惡，不知禮體。娶一田家女為媳婦，年少貌美，便思爬灰。只怕老媽嚴厲約束，家法整肅，積年不敢發。一日，老媽鄰家請飲，村老便調戲其婦，拒不從，遂行強抱。其婦喊起罵出，去外家只十里，便徒步奔告於母。母素村婦懶，憤怒同女來。這村老見媳婦奔告外家，忙叫老媽回，以實情吐告，商量何以抵對。老媽心忖親家村魯必不來，惟姻母憊懶必來。已思有計籠之。

故反言耍老公曰：「恭喜你喜事到矣！」村老曰：「往事已錯，何須再提。你往日常能幹，我凡事皆聽你。今須救我，勿致破家。」老媽曰：「何止破家？你該死矣！我今救你來，你越膽大。若聽我言，誓過再勿起此野意，不但救你，且有好事抬舉你。」村老曰：「不願抬舉，只救得這一遭，再不敢起惡意，若再有此，天誅地滅。」老媽曰：「既肯悔過，饒你這遭。你取銀四兩，作二錠伏在外客房中，覆大程下，若姻母來，我叫他在房來洗澡，你聽其洗完，從程下出，以兩錠銀付他兩手，他必定拿住推拒你不得，你便抱奸一次，走出外去，事便息矣。」村老曰：「若奸他，則挑他女是真矣。」老媽曰：「你勿管，後事在我身。」村老依言，藏入大程去。

少頃，姻母到，老媽出外笑迎曰：「有勞貴步，未曾備轎迎得，」姻母便罵曰：「你家沒倫理，爬灰老賊奸我女兒。」老媽故驚曰：「恰才哄我說媳婦私煮炒吃，被他打罵，因逃歸，乃有些惡事，我要和這老狗死。」大聲大口罵恨更切，姻母無待開口矣。因曰：「停會我、你、兒、媳四人，揪住打死。以大糞灌其口，使不為人。」即令媳婦把大雞、鴨宰設盛饌待姻母。先大罵一場，後待茶果訖曰：「走路身熱，可討水與洗澡，再好食午。」送姻母入房中洗。老媽入後廚房，助婦整酒。

及洗訖，程下一人出，以銀兩錠付姻母兩手，抱住便奸，及喊叫女兒親母，並無人應。其人曰：「他在廚房遠怎叫得知。」赤身難拒，又愛惜兩槽銀，啞口受奸。事訖，村老曰：「我就是親家，你勿信女兒說，這成奸也是前緣。我本躲避你，誰知你送來洗澡，反先與你相好。從今再不望你女兒矣。」言罷走出。姻母入廚，見女與老媽方在排饌，想叫時必是不聞，遂午間從容笑飲，不說及爬灰事矣。

席罷辭歸，老媽再三苦留。女亦曰：「我叫你來做身主，你只要人酒吃，何這等老懶。」姻母曰：「我婦人自身不能作主，怎能做得你主？你公公不是好人，你媽媽賢德只姑媳不相離，自無惡事矣。」老媽留之不得，以食品果儀厚贈之，歡喜送別而去。淒風驟雨之景色，倏化為光風化日之風景。皆能婦調停之力，亦一大棍也。

按：婦人不可輕易往外親之家，若彼狡婦，與呢夫套合，中多有被其污穢者，誰則知之。若此村老婦之弄姻母，雖一時解紛之巧計，亦彼自知婦人性皆流水，可以利暗誘，奸暗陷，秘不敢張膽明言也。後人其鑒之。

### 佃婦賣奸脫主田

鄉間有一佃戶，欠主人苗三冬，算該本息銀五兩。零冬間主人來收租，佃母與子謀曰：「苗帶今年共欠三冬，明年必起田去，一家無望矣。我看主人富家子弟，必好風月，不如把媳婦哄他奸，拿住必可賴得苗去。」佃曰：「這事可，母親可與媳婦言。」佃母曰：「還有一件，須要與他奸完了，然後拿住，他方甘心。若未成奸便拿，他是主人，怎肯受屈？又難賺他銀矣。」佃曰：「亦可。」佃母方與媳婦言。婦曰：「你子心下實何如？」佃母曰：「我與兒說過了，任你事完成，然後拿他，方抵得苗去。」三人商議已定。

次日，早飲後，佃推往岳丈家，借銀來還苗。佃母又吩咐媳曰：「主人來無菜，我往上村討斤肉，再往叔家，取個雞來，苗有還否，須做一東道，與主人吃。你須備火爐與主人向。」主人在外已聞，二人去後，婦抬火爐出爐火，主人問曰：「你媽媽那裡去？」婦曰：「去討菜。」又問曰：「你丈夫何去？」婦曰：「在我娘家去，借銀還你苗，未知有否？」主人曰：「不消問你娘借，只要問你借。」婦曰：「我若有銀早送來還了。」主曰：「昨夜早同我睡，便與你對苗去。」婦曰：「睡可當得銀，今夜來陪你。」主人便起曰：「不待夜間，今日喜得無人，就要去。你夫借得銀來，我背地秤三錢與你買布，若無銀，且寬限你明年還。」婦人即允，同入房去。

佃戶從密處窺見，悄悄出候房門外，只聽房內二人歡話，心中自然焦燥，恨不得即打進去。半晌久，主人曰：「起去罷！」婦曰：「從容無妨。」知其完了，在房外高聲喝曰：「你和甚人講話。」打入門去，二人忙不能躲。佃戶喝曰：「噯也！你這賊奸我妻！」便在牀上揪下打，妻忙起穿衣，來拿夫手曰：「你嫁我，我不在你家。」佃戶曰：「這花娘也要打死。」三人滾作一團，也不能打得。佃母適攜肉雞從外歸問曰：「何為？」佃曰：「主人奸我妻，我在牀上拿住，我要打死這兩個。」母指主人曰：「你好人家子孫，也不該幹此事。不如討銀與我媳賠醜罷。」主人曰：「便對三年苗與你。」

佃取婦腳帶，繫住主頸曰：「我不肯。」出外取刀磨曰：「定殺死他。」母出外搶刀曰：「他是官家舍，白的是銀，黃的是金，要得他幾多。若殺死他，我你也不得安生。」再入勸主曰：「我兒性子不好，你再寫田契與他。」主人曰：「亦可。」佃母取紙與寫契。佃戶立旁，勒要更寫毗連田，共湊二十桶，作價二十兩，主人亦寫與之。佃母再與子商曰：「本意只抵賴苗，不意多得二十兩。今晚你須避開，再令媳婦陪他一宵，方服得他心。可保無事。」佃曰：「已得娶妻之本，就讓他一宵。」半午後，方整酒出，佃欲請人陪。佃母曰：「不可，只我老人自陪。」

三人同坐，主人只索飯吃回去。佃母曰：「適問兒子蠢性，千萬勿怪，我自陪你。」叫兒先吃飯往舅家，故說借銀相添買田，兒去訖。佃母呼婦出陪，主人曰：「你母子裝套弄我，明日必告官理論。」佃母發誓曰：「我若套弄你，我即死在今日。」佃婦泣曰：「若告，我便縊死。」主人見婦泣翻，料其非套曰：「我不管你有套否，今晚更與我睡一夜，便當送你。」佃母連聲應曰：「憑媳婦。」婦曰：「揆定陪你。男人若有言，嫁我便是。」主人被此瞞過，只宿一宵而去。安然無後話。

按：佃母極狡猾，安排圈子已定，又令奸須過手，又令再陪一夜，方得主人心諒。不然，主佃之分，豈空套可籠，此佃母一狡棍也。述與後人知防。

### 三婦騎走三匹馬

荆南道上，人多畜馬，以租行客，日收其利。有三婦輕身同行，遇馬夫牽回馬三匹，三婦各租乘一匹。末婦曰：「伯姆善乘馬者先行，我二人不善乘者隨後。」行不一里，末婦叫馬夫，扶下馬小宜。馬夫緊抱以下，有討趣之意。末婦曰：「你討我便宜。」馬夫曰：「不敢，要緊挾些方不跌。」末婦曰：「看你亦知趣，我久無丈夫的，亦不怕你挾。」馬夫曰：「既不怕，前有小茅房，再同我相抱一抱何如？」婦曰：「要趕路，今晚在你家借歇何如？」馬夫曰：「無三鋪牀。」婦曰：「伯姆兩人同榻，我只旁牀。」馬夫曰：「的要傍我牀，我不索你租馬銀。」婦人曰：「人比馬價，你又討便宜。」馬夫曰：「兩有便宜事，可不好幹。」兩人正在此私約，前面次伯姆墜馬。

婦指馬夫曰：「快去扶我小姆。」馬夫行且回顧曰：「不要哄我。」婦曰：「小姆若跌壞，怕他不在半路歇，我你事一定成矣。」馬夫忙奔前去，次姆跌在路，盤坐擲腳曰：「跌傷了腳，又跌傷了腿。」馬夫扶起上馬曰：「須趕路。」次姆曰：「我跌壞了，前去須買補損膏藥貼。只好隨路歇，趕不得稍頭。你前去，叫我大姆少待。」因挨延此兩遭，前馬去不止十餘里，馬夫向前去追，後二婦，躍馬加鞭奔回。馬夫前去趕不上，心忖曰：「任他前去，且在此等後二婦來，他自然要等齊同歇矣。候久不至，心又忖曰：「想必後路買膏藥來。」因問行人曰：「兩婦人騎馬的到那裡了？」路人曰：「兩婦人跑馬如飛，此去不止二十里了。」馬夫又問曰：「騎馬是來此的？是去的？」路人曰：「是下去的，你快趕也不及了。」馬夫心無主意，慌忙走回原所。再問路人，皆云馬去已遠。又追回十里，天已晚。再問行人，云不見婦人馬矣。三馬從兩路脫去，前後不能兩追，馬夫惟悵悵而歸。

按：此巧脫處，全在後婦小宜，與馬夫私談，以惑其心，以纏其時。次又中婦跌馬，彼疑真不善騎者。又纏多時，則前馬穩脫矣。故賺其前追，又安能及。

後兩婦奔回，彼懷疑跌傷來遲，豈料反奔而回乎。然亦馬夫太癡，安有中途一遇，便許與你歇。馬夫有何標緻，而婦戀之？其言太甘，其中必毒。故就其甜言處，便知是棍也。以婦人而有此高手，世道幾何不鬼魅哉！

### 尼姑撒珠以誘姦

白鑿妻向氏，大有姿色，鑿專好酒，與妻不甚綢繆。為王軍門公幹，差之上京，妻向氏在家開紙馬店，常遣婢蘭香接錢交易。夫去日久，向氏時出店看人。有寧朝賢見之，愛其美，注目看之，向亦不避。朝賢歸，與心友曹知高謀。欲誘此婦。

曹曰：「若騙婦人，須用一女人在內行事，方易成就。古云『山賊攻山賊，水寇搶水寇』。此中法華庵，尼姑妙真，常往來各家，汝去托之，其事易矣。」朝賢聞教大喜，即尋法華庵來。見了妙真以銀二兩送之，托其通紙馬店內白鑿之妻，若事成之後，再有重謝。尼姑曰：「此也不難，你三日後來討回音。」寧再三囑之而去。

尼姑將手中數珠，剪斷繩子，捻定在手。往白鑿店前轉行幾次，不見向氏空回了。次日又往，見向氏在店坐。尼姑故將斷繩珠撒放滿地，多有滾在污泥去者，俯躬滿地檢之。向氏見，叫之入，以水與洗，又淨手訖。尼姑再三拜謝而去。

至明日，尼姑買糕果餅面四品，叫人往向氏家謝。向氏喜，遣人請尼姑來吃素，酒席間，向氏問曰：「你幾歲出家？」尼姑曰：「我半路出家。」向曰：「因何事出家？」尼曰：「因嫁個人好賭錢飲酒，終日在外，有夫與無夫同，故誓願出家。」向氏歎氣一聲道：「招這人不如此勿嫁。」尼見他動心，又問曰：「娘子如何歎氣？」向曰：「我病亦似你。今嫁個人，只好飲酒，從來不要妻子，一年不歡會幾次，今又奉差遠去，似無夫一般。」尼知此婦有春怨，即乘機曰：「男人心歹者多，惟我庵前寧朝賢。當月愛妻如命，只其妻沒福而死。今央我擇再娶，誰婦人遇此者，真日日得歡喜也。」向氏聽了，口中不語。尼亦不好再調，酒完而去。

第三日，朝賢整飾衣冠，來庵問回音。妙真曰：「事有九分成了。凡婦人與夫和順者，極難挑動。昨向氏請我，知他心中恨夫，又別夫日久，但有機會，便可到手。今須討銀與我辦一盛席，請來用好酒勸醉，必在我牀睡，你便解開禪衣，慢慢行事，恣你所為矣。但醒來之時，須備錫鈿管珥類送之，可買其心，方可長久相交。」寧聽了拜下：「若如此死生不忘，今再送銀五兩，你速作席請來。」妙真遣人買好看、好酒，叫廚子整治豐潔，先遣人去請，後自到家邀行。

向氏歡喜，同蘭香打轎而來，見酒席十分美盛曰：「你還請何人？」妙真曰：「專請娘子並無別客。」向氏曰：「一人亦不消

如此破費，怎吃得許多？」妙真曰：「我無親骨肉，多感娘子知己，願結為姊妹，當個知心人。」向氏笑曰：「我和你知心，不能相爬癢痛。」飲了幾杯。問曰：「此酒香而甜，其價必貴。」

尼曰：「是前日寧大官送的，亦不識其價。」又勸飲。向氏曰：「酒甜吃得下，只恐易醉。」尼曰：「若醉暫在我房少睡，醒後回去不妨。不知娘子尊量，飲幾許方醉？」向氏曰：「夜間恐睡不著，常可飲一瓶，若不飲酒，如何得睡？」尼曰：「若白官人在家，只吃他一杯，便可睡矣。」向氏曰：「我和你說知心話，雖醉只半夜亦醒。丈夫在家，只是貪酒，再不要幹事。我醒來極是難熬，那止得我渴想。」妙真曰：「似此有老公的，與我無的一般。我日間猶過了，只夜來過不得，惟怨前生未種也。」向曰：「的是如此。今日須極醉，求一夜可忘卻。」

少頃醉倒，遺蘭香先回看家，旋在尼牀少睡。朝賢目間向氏睡，即來解其衣帶，如死去而暖的一樣。憑他恣意戀戰，其味甚美。少歇，又一次亦不醒。朝賢雙手摟定婦人睡，直到半夜醒來，衣已脫去，覺有男子在身邊，又覺腰間爽快，渾身通泰。低聲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朝賢道：「心肝！我想你幾時，今日方才得偷兩次，還要明和我一好。」向氏曰：「你謀既就，切不可與外人知。」朝賢曰：「只尼姑知道，除外何人得知。」又睡到天微明，向氏起，朝賢以鑷鉗與之，又抱親嘴，兩人興濃再戰一次，攜手出門。

妙真已在候，忍笑不住曰：「好酒也。」向氏曰：「好計也。」朝賢曰：「好姻緣也。」妙真曰：「既有此好，何以謝我？」緊抱賢曰：「虧我腳酸也，要和我好為謝。」賢曰：「力盡耳。今夜不忘謝。」向氏曰：「從今夜夜都讓謝你。」朝賢曰：「後會可長，謝亦可長。」從此常與向氏往來，皆由尼姑此番之引誘也。

按：婦人雖貞，倘遇淫婦引之，無不入於邪者。凡婦之謹身，惟知恥耳，惟畏人知耳。苟一失身之後，恥心既喪，又何所不為？故人家惟慎尼姑、媒婆等，勿使往來，亦防微杜漸之正道也。